卷帘无事看梅花

曹可凡

乙未深秋，与林志玲闲聊，偶然得知其公司驻沪办事处所在地正是朱屺瞻先生长乐路上的旧居，不由得勾起与屺老交往的许多陈年往事。

在海派画坛，和屺老接触算不得很多。印象里，他是一位纯朴率真，恂恂慈仁的长者，虽百岁有余，却鹤发童颜，精神矍铄，言谈举止间流露出无穷活力和朝气，尤其胸前飘拂的银髯更平添几分飘逸的仙气。难怪有人戏言，见到屺老，令人想起“栩栩然蝴蝶也”的庄周，或“悠悠见南山”的陶潜。

屺老早年钻研国画艺术，后又两度东渡扶桑研习西洋绘画，故其腕底便流淌出东方文化的醇厚静谧与欧洲艺术的热烈奔放。读屺老之画，既能隐约瞥见青藤、八大、缶庐之身影，亦能依稀感受梵·高、塞尚、马蒂斯之神韵，却又分明独具自身面貌。

屺老一生虚怀若谷，坦荡豁达，尤好交朋友，视友情为生命。抗战期间，齐白石蛰居成都，闭门谢客，并自书“白石已死”丧牌挂于门上，以拒敌寇威胁利诱。屺瞻先生在千里之外闻讯，唯恐老友有衣食匮乏之虞，便由“荣宝斋”敦请白石老人刻印，足给润笔，保证白石老人基本生活。他们还频频鱼雁往来，倾吐胸中块垒，以“民族气节”自勉，相互激励。白石老人对此心存感激，并将屺瞻先生引为平生五大知己之一。白石先生曾于屺瞻先生《六十白石印轩图卷》记述此段友情：“人生在世不能立功立德，即雕虫小技亦可为。虽欲为则易，工则难，识者无难得也。予刻印六十年，幸浮名扬在世，誉之者故多，未有如朱屺瞻，既以六十白石印自呼为号，又以六十白石印名其轩，自画其轩为图。良工苦心，竟成长卷，索予题记，欲使白石附此卷而传耶？白石虽天下多知人，何若朱君之厚我也，遂跋数语……”后来，白石老人又为屺瞻先生作《梅花草堂图》里题诗一首：“白茅盖屋初飞雪，青铁为枝正放葩；如此草堂如此福，卷帘无事看梅花。”

直至晚年，屺老交游仍十分广泛，画坛老友展览，只要健康允许，均欣然前往。在某次画展开幕冷餐会上，一女服务员不慎跌倒，托盘上十数杯饮料一股脑儿全倾倒在屺老的身上，玻璃杯也被砸得粉碎。姑娘自知闯下大祸，吓得目瞪口呆，双眼噙满泪水。而屺老非但不恼，反倒侧身安慰小女孩：“呒没关系格，侬勿要吓，我今朝赛过豁个浴（即：洗澡）。”一番话立刻消除紧张气氛，女服务员破涕为笑。从这一小事可见屺老为人之和善、宽容。

屺老步入百岁后，经程十发先生引荐，有幸数次步入“梅花草堂”聆听先生教诲。有一回，偕钢琴家孔祥东同访先生。即日，先生神采飞扬，指着窗边生机勃勃的一束菖蒲说：“菖蒲一年四季碧绿生青，让人眼目清亮。”随后，又饶有兴致聊起音乐与绘画辩证关系：“音乐要有节奏、旋律，画图要有线条、色彩、造型来表现画面的音乐感，两者相辅相成。”他还直言，当年正是聆听西贝柳斯音乐，才意识到画画也要表现音乐中那排山倒海之势，“所以，我决定要放，要无拘无束地在宣纸上挥洒，痛痛快快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感受。”那年，恰逢我三十而立，老人闻之便起身，慢慢踱到画桌前，神定气闲，以苍劲有力之笔墨绘就一幅《墨兰图》，并题：“贺可凡先生三十寿辰，屺瞻百岁又三。”意外获得先生墨宝，不禁诚惶诚恐。从屺老家出来，回味先生话语，朴素却又富含哲理，似悟出些许为人为艺真谛！

屺老当年学生潘玉良一度被人遗忘，电影《画魂》又使得这位饱受摧残的女画家重回公众视野。“画魂”二字便由先生亲笔题写。故而，潘玉良也常常成为闲聊话题。屺老告知，他和潘玉良当年常于同一画室作画。潘玉良笔下人物丰满挺拔，色彩讲究过渡，层次分明；而屺瞻先生笔触粗狂，色调浓重，造型夸张。潘玉良有时不免嘲笑老师之画太过丑陋。屺瞻一贯好好先生，只是报以微微一笑。但潘玉良从心底对屺瞻先生极为尊重，曾为先生精心制作一尊雕像。“可惜啊，那尊雕像，还有她送我的画，历经浩劫，如同我的‘梅花草堂’，早已荡然无存。”那时，屺老已百岁有三，记忆依然清晰。

一般而言，人至暮年，艺术敏感度自然偏于迟钝，但屺老却是例外，愈到晚年愈是神采飞扬，老而弥坚。先生平日作画时常以“瞎塌塌”、“白相相”自诩，这正表达老人对生活的热爱与对光明、欢乐的热切向往。屺老虽远行多年，但我仍仿佛看见他如同烂漫孩童一般，挥舞如椽之笔尽情游戏于彩墨之间，抒发对自然，对人生真实情感……

无尽的思念

——追忆二哥董鼎山离世前的时日

董木兰

我是在2015年12月20日早晨9点左右，接到从北京打来的电话。电话是我的表弟金成基打来的，他退休前在《光明日报》工作，是《博览群书》的主编。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赶快打开电脑邮箱，有董亦波（我的三哥董乐山的独生子）从旧金山发来的邮件。邮件很简短：“今早碧雅告我，康复中心早上发现二伯（董鼎山）趴在那里，没有呼吸和知觉。急救人员抢救后心跳稍稍恢复，但是送到医院后已经没有办法。医院诊断为因心脏病发作去世。”邮件中提到的碧雅，就是鼎山唯一的女儿。

我听闻这个突然的噩耗，心里很悲痛，但没有大哭。金成基的妻子忆云在电话里安慰我：“木兰，这是喜丧。他没有受什么痛苦，也没有因病长期卧床不起而折磨自己或他人。这对高龄的他是解脱，对他的女儿和我们亲友也是解脱，现在大家都解脱了……

的确是喜丧。一个多月前，他在纽约家里凌晨3点多入厕，没有拿平时不能离手的拐杖，摔倒在地，昏过去了好久。在家24小时护工发现后，立即打电话叫来了碧雅，一起送进医院。因为不见明显外伤，医生草草看了说没有事，就让回家了。可是他在家依旧疼痛，不能动弹。不得已，第二天再去医院，这次做了全身仔细检查，发现左臂脱臼，髋骨骨折，留下住院了。脱臼的问题比较好解决，而髋骨骨折必须手术。这些情况，都是亦波发邮件来告诉我。而这期间近一周我却联系不上鼎山，我发邮件给碧雅也没有回信。后来我终于知道了，手术后他被转入康复中心做康复治疗，我也得到了他在康复中心的电话号码。我立即打电话给他，他一听到我的声音，就大哭起来，说：“我在这里天天等于是在受刑，我全身疼痛，不能动弹。我要坐马桶，要由两个黑人壮汉护工用力压下才能坐下。天天逼我在器械上做康复体操，我这么大岁数了，又有伤痛，哪里能做得动？我在受刑啦！受刑啦！”缓了一口气，他要我“以后不要来电话了，我去拿电话也会疼痛难忍。我也告诉了所有来电话慰问的亲友，暂时不要打来电话了。”他哭着大叫了一声：“木兰，我在受刑啊！”便挂断了电话。

这是我们兄妹俩的最后一个电话，不几天便传来了他去世的消息。

亦波曾在鼎山手术后发邮件来说，预定安排他在1月7日出院回家休养。我曾很担心他回家后怎么办？他受着疼痛难熬的折磨，不能行动。虽然自去年5月妻子蓓琪去世后，就雇了24小时的护工看护，然而好多事还是得他自己做，比如找一本书看，比如写作等。我后来想到，如果那晚他叫醒护士扶他入厕，哪能发生摔倒的事故，哪能会引发随后的恶果……

我们一家曾于2015年5月去纽约看望他，很可惜我们晚了4天，没能与蓓琪见最后一面。鼎山当时正处于刚丧妻的极度悲痛中，好在我们给他劝慰，给他带去国内家人的殷切祝愿，带去那几位与他长期交往的国内报刊编辑们的期盼，很有效地缓解了他的悲痛。而且几天后，当我们与他告别时，他已经很确切地表示，他要兑现对妻子的承诺，要尽快再拿起笔来，为喜爱他的读者继续写作。毕竟他一生的最爱，就是读书和写作。

同年10月，我的儿子、女儿和小孙女利用国庆假期又去纽约看望过他。他们发来微信和照片，鼎山的精神和气色，比5月时好多了。他的胃口也很好，新写的文章也出现在美国和国内的报刊上。我和国内的家人们，都舒了一口气，我们都希望他还有相当长的日子，还会继续有作品问世。

我平时和他通话最多，也许只有我最知道他在丧妻后的心绪。其实，从妻子病倒以来到他去世的这半年多，他是在前所未有的心痛、身痛、悲哀、思念、寂寞、孤独、无助、无望、无奈、无力、纠结、煎熬中，勉强支撑地活着。

为了减轻他的经济和精神负担，我们曾给他一些资助。因为，虽然他的退休金足够他们夫妻的平常生活开支，然而要额外支付每天高达200美元的护工费，对他确是相当困难。我为这件事很焦虑，我和老伴以及子女商量后，都愿意给他资助。可是他又是个清高的知识分子，不肯接受馈赠。我们便劝说他先接受我们的资助，可用他在国内常有的稿费收入来“抵消”，这样他才接受了。我们想到，这也是我们对他的回报，因为在上世纪60年代，他曾通过与我国有通邮通汇关系的瑞典和香港地区的亲友，给我们寄送过许多食品、衣物和美元支票。

到今天为止，虽然我心里为他的离去非常悲痛，每夜我都会醒来思念他而无眠到清晨。但是我却一滴眼泪也没有流过。因为我想他是如他所愿在没有痛苦中突然离世，他们这对中外结合恩爱相伴一生的夫妻，只分别了半年就到另一个天地再聚首了。所以我又为他感到欣慰。

我最敬爱的二哥，我永远怀念你！

长夜 （油画） 郭润文

儿子丢了

茨园

“你见过我的孩子没有？”在一个雨天，她赤足冒着纷飞的雨行走在车辆疾驶的马路上，不停地拦住过往的车辆问司机这样一个问题。问着，还不时抹着脸上不知是雨还是泪的水，总之是晶莹的那种物质。

尽管雨中的车辆行驶缓慢，但还是因为她好几次都差点儿发生车祸。当那些脾气火爆的司机打开车窗探出头或干脆跳下车想骂她句什么时，听了她那句话，也就一声不吭了。

不过，她这凄凉的样子让人看着真的不舒服，于是就有人打了110报警电话。110的人说过，有困难找他们的。这，也是困难的一种呢。

两名警察很快就来了，问这问那的，但她除了“你见过我的孩子没有”外，什么也不跟他们说。不过，警察根据她浓重的口音，还是猜出了她可能的出生地，当即就和那里联系了。原来，她精神失常，是当地挂了号的经常走失者。而且，那边的同行还告诉他们，她的儿子并没有丢。

事情出乎意料地顺利。第二天，一个自称她儿子的人来到派出所要接她回去。

她看到了他，像看到所有人一样问了句：“你见过我的孩子没有？”

儿子脸一红，抬手搡了她一把，气恼地说：“你别再给我丢人了行不行！为了找你，你嫌我花的钱还不够多吗？”然而，她趔趄着：“你见过我的孩子没有？”同样是用这样一句话回答了他。

显然，儿子的脸面有些挂不住了，也不知是不是看到大家眼神都有些疑惑，又推了她一把说：“再这样，我可还把你锁起来，不让你出来了啊！”

一刹那，不知怎的，站在一边的我忽然有了这样一个想法：也许，她的儿子真的丢了。

夜光杯

织金探洞

王士雄

从毕节织金县驱车，往东北二十三公里的织金洞，一路上，领略着黔中腹地的织金大峡谷，风光奇特，峡谷、天窗、天坑、天生桥、暗洞、绝壁等地质遗迹散布其间，峡谷秀丽，水上水、洞中洞、天外天、桥上桥，天姿国色，被地质学家称为“世界一流的喀斯特景观”。织金洞亦称打鸡洞，上世纪80年代初，村民玩斗鸡，谁料，有只鸡掉入一个洞口中，才被发现大奥秘。经考证，这是迄今国际上保存最原始、景观最齐全、科研和旅游价值极高的洞穴，素有“岩洞博物馆”、“溶洞王国”等美誉。已勘察长12.1公里，洞腔最宽跨度175米，洞穴体积600万立方米，穿越六座大山。

进入洞中，漫步徐行，遍布石笋、石柱、石藤、石帷、石塔、钟旗、钟乳等，在灯光的映射下，千姿百态，千变万化。转了几个弯，一块巨大的石笋，从天而降，似一把大琵琶垂直倒挂，晶莹剔透，称为琵琶宫。只见一位仙女似玉鸟伸嘴去啄，一位仙女似玉壳针锋相对，两位亭亭玉立的仙女，大有“鹬蚌相争”之势，谁也不让谁。有趣的是，旁边似位渔翁，正在垂钓伺机捕捉，这儿，他并非“渔翁得利”，而是笑呵呵地劝着，建立和谐社会，各自退一步，谁也不争，谁也不斗了！观赏那么多精妙绝伦的景致，注定要给你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沿着蜿蜒曲折的洞道，迎客厅、广寒宫、万寿宫、雪香宫，还有美丽的金塔之城、奇妙的铁山云雾，寂静的群山峡谷、恢宏的凌霄宝殿、生动的婆媳情深……八个大厅，四十七个厅堂，卷曲石、螺旋树、望山湖、石竹园、霸王盔、大壁画等一百五十余个景观，步转景移，惟妙惟肖，特别是矗立溶洞之中的银雨树，是滴水形成的，犹如象牙雕刻的玲珑宝塔，也是全球已发现的形态最独特的塔松状石笋。而那形态各异、形神兼备的景物，令人惊叹不已。

山中有洞，洞中有山，看世界洞中别有天。织金洞高耸入云的高山和高物，规模庞大，充满神奇色彩，让你一睹旷世新奇观。洞中堆积物高达70米，比号称“世界之最”的古巴马丁山溶洞最高石笋还要高出7米以上。此外，相对高差达150米，实属罕见。我们几位六十开外的老汉，洞中爬山还是第一回，缘18盘，绕27弯，蹬441级台阶，弯弯曲曲地登上了神话般的南天门，途中，好友郭总两次叫大家歇息坐坐，当气喘吁吁地登上山顶，八面威风，连连击掌称奇，赞叹洞中高山一绝。只见气势宏伟，奇峰非凡，站在山顶俯视山下的“江河”，仿佛波涛滚滚，波光粼粼，许多山岭大半截被水淹没，有些露出水面的山头，变成了一个个岛屿和半岛。远处，还有山峰、村庄、田野，景区特意安装的电子灯光图像，波影闪耀，色彩斑斓。让你感到一种星光隐隐，海波回荡的交响，演绎着一首凝固的乐曲，沉浸在这种神秘深邃的旋律之中。翻过南天门，又震惊了，一座金碧辉煌的殿宇，犹如璀璨明珠，厅中央一株高约40米的石笋拔地而起，花砌节叠与平整的洞顶相接，冠名织金洞的由来。

洞穴美，洞穴中的光影更美。“咔嚓”、“咔嚓”，相机、手机声声入耳，游人忙得不亦乐乎，不停地按下快门，捕捉神工鬼斧，天宫人间的一幕幕，留下一幅幅美不胜收的图中景，景中图。此刻我回味着作家协会副会长冯牧在游览织金洞时写下的：“黄山归来不看岳，织金洞外无洞天。琅嬛胜地瑶池境，始信天宫在人间”的意境。

十日谈

风光旖旎的山竟承载这样的历史。

行旅履痕

草亭新曲

王养浩

大寒

滴水成冰来，腊梅凌寒开。北国银装天地白，南方草木衰。遥想诗人咏怀，冬去春来，生生可爱。

年会

已临隆冬三九，惊寒流。笑指暖意满楼，宾朋稠。忆春秋，望轻舟，志未酬。豪情斟满醇酒，行九州。

思念

望远水粼粼，叹遥山隐隐。腊月寒寒天色阴，常怨雨盈盈。游子归途理应，梅花弄影，梦里念醒。

致友人

今夕为何夕？万家笑声甜。举樽围炉寒窗前，旧年如云烟。春花秋月寻遍，老友新谊，情满诗篇。